

# 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上)

侍 桁

近兩期的創造月刊吶喊着聲明自己是轉變了方向了。成仿吾也大活動起來，作了兩篇偉大底題目的文章，想必很驚動了中國的文壇了罷！這樣偉大底題目！這樣偉大底評論家！

創造社傾向於無產階級的文學，想把革命與文學結婚，明面看看雖然是從今年的新正開始，但細細地考察起來，却絕不是突然的，他們之所以在今日發酵了，也實是經了很長久時期的醞釀。第一郭沫若先生是創造社中最明顯的，他在好久之前便弔過列寧，譯過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前年又在創造月刊上作了一篇「革命與文學」；其餘的人們雖然不似郭先生這樣明顯，確也在口頭中常常說出同情無產階級的話來，並且前年還到黃埔去革過命，當然無形中也許受了革命的雰圍所染化，這次臨着「重打鼓另開張」的好機會，自然要把態度表得百分的清楚，向中國寂寞底文壇來叫嚷。

( 1 ) 關於革命與文學的本身與無產階級文學的價值，及其在將來中國文壇能占有什麼底地位，現在暫且不論。我此後要作兩篇專篇文字，一篇專討論革命與文學，一篇專論無產階級的文學。現在我們只討論創造社人們的論調。

( 2 )

郭沫若先生的革命與文學一文，無論如何我們尙能讀得懂，雖然裏邊有許多應當討論的地方；至於成先生最近的兩篇論文，簡直是文不對題，胡說亂道，若用他罵人的話來說，是「不通，不通，第三個不通。」第一，他沒有講清楚自己所要討論的題目；第二，他在全篇文字中用了許多生硬底名詞，又加之文詞拙劣，好像小孩子在講堂上學習着作文似的，說不清，道不明，結果也不知他要作什麼！空說無憑，我抄下一段來，試看看這可是國文字麼：

「近代的資本主義激潮的來侵，早把我們舊日的經濟的基礎破壞，歐戰中我們更有了近代式的資產階級及一小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印貼利更追亞，文學這意識形態的革命漸不能免，而解決這一切的關鍵也已伏在「文」和「語」的對立關係。」

妙極！妙極！真是奇論，說了大半天原來「解決這一切的關鍵也已伏在文和語的對立關係。」小子無學，沒讀過什麼社會科學的書，也沒有研究過什麼主義，更不懂得「文學這意識形態的革命」，更不用提怎麼把牠們都收尾到「文和語的對立關係」。出國不幾年總怕把中國文字忘了，或者是新造的字自己不了解，所以爲免去前者的弊病，手中老拿着一本古文觀止；爲免去後者之弊病，定了幾份最時髦底雜誌——創造月刊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到底還

落了伍了，有些新名詞的文章無論如何也讀不懂了，比我初學外國文，難得多！在先我管那讀不懂的小說（陶晶孫爲代表）與讀不懂的詩（馮乃超爲代表）給他們起了一個名稱叫作神秘派，但他們終竟還是寫着自己的詩，作着自己的小說，讀不懂尙沒有什麼關係，而現在成先生竟以神秘派的論文來教訓人，我真忍不住了。

我雖然沒有創作過神秘派的文字，沒有十分經驗，但我猜想着這種文字一定是很難作的，作這樣文字的文學家至少是苦心慘澹的，每一篇文字作完了之後，恐怕要減壽二年，這不知是真不真？聽說成先生最近病了，不知是不是因爲作這樣底文字關係？旁人我不知道，假若有人再逼我接三連四地讀成先生的文字兩三遍，我是非病不可！

說句實在話，像這樣淺薄不通的文字，很沒有一理的价值。聰明底批評者對於這種毫無價值的文字，絕不過問；最初我也本想沈默着，但後來又一想，在中國是天之驕子的成大批評家，這兩篇論文，一定能給一般中國青年很大而不甚好底影響。懷着這樣底心思，我纔來作這篇文字。

3 )

閒話少說，走進本題來。

說到「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本身，確是一個很好底題目。這是一篇「半歷史的」

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上)

( 4 )  
題材。我們相信作者若有歷史的眼光，本着歷史的精神，把這兩件事體——是文學革命——是革命文學——的線索尋出，並且能給牠們堅固地結合上，這一定是一篇很好底論文。可惜我們這位作者，第一便缺少了歷史的精神，無論什麼都從一個偏見着眼，不看歷史的自然的進展，不承認歷史上人物的價值，任性地不講理，罵完了東又罵了西，結果鬧得四不像，讀者既不能了解他的用意。而同時又好像作者尚沒有了解他的題目似的。若說作者對於這個題目完全不了解，我們不敢說，但至少這位成先生的思想，尚沒有成熟，這是明顯的；豈只是不成熟麼，我們可以說完全是沒有內容，竟自苦心地硬作出來的，前段我嘲笑他怕是作病了，便是這個道理。

大概有些青年人們，看了他那篇文字，一定不了解他說的是什麼；並且假若這位讀者是一個虛心的，他一定要說自己的智識不足，成先生的文意太深，是自己不懂。真有這樣存心可敬愛底青年們，千萬把這個成見改了，那篇文字完全是無意義，完全是成先生胡鬧！他的用意是想替他們現在所提倡的革命文學找一個社會的基礎，找一個歷史的基礎，證實了這兩點然後他們這次的運動，才不是無中生有。可惜他們對於這兩點根本就沒有認識清楚——這足以證明在他們所謂革命文學後台上的主動力，不是中國社會，不是十幾年的歷史，而只是

時髦底淺薄底他們所謂的時代潮流！

想從文學革命，沿着線索尋到革命文學，這是一件很難的工作，並且這樣了不得的大題目，不是現在所能討論的，因為資格還沒有完全呢！文學革命是歷史上的事實了，是中國文學史最大底轉變了，他的價值我們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所謂革命文學，他們的根據在那裏？他們有什麼革命文學的產品？他們的革命文學對於社會起了什麼影響？毫無歷史的根據，毫無有價值的產品，毫無一點影響，只憑空口說空話，便是樹立了革命文學了麼？

「成先生太心急了，以至於昏了心，「睡在鼓裏」，忘了他們是否真已經努力了多少力，忘了自己是在試驗，以為革命文學早告成功了！這時成先生一定要辯白說道：「我那篇文字並沒有說我們是成功了呀！我們處處都說我們是在試驗地進展着呀！」是的，那麼我問你，革命文學既是正在試驗着，你為什麼做這種不通的文字呢？革命文學在中國尚沒有發生絲毫底影響，你們便把他看成歷史的主要章節，這是什麼道理？小孩子還沒有生下來，便辦理湯餅會，天底下有這種可能麼？無產階級文學與革命文學在中國今後文壇上是最有發展的可能性的，不過我却不敢希望像你們這樣淺薄底人。無產階級文學與革命文學是要等着大天才大同情者大藝術家呢！逆着時代潮流的人們是存在不住的，可是像你這樣一知半解地盲從者們，

也是應該打倒的。

( 6 )

我說他們一知半解地盲從，我說他們淺薄，全是有根據的，讓我來舉例。試把他們最近的兩期翻開來看一看罷，什麼看見茶店的侍女就說是資本主義的過程嘍，什麼無聊地跑到上海馬路上走到一處發一句牢騷罵一句資本主義嘍，什麼對於無產階級完全不了解的大留學生硬要描寫肉麻的生活嘍，……簡直是舉不勝舉，從那一點看來，他們不是淺薄？他們太把時代性看得透徹了，老怕落在時代後，所以盡力地嘶嚷，好讓人們恭維他們是時代的先驅，這纔覺着光榮，但是他們所高聲叫嚷要表現的時代性到如今我總不了解，前天一位朋友向我說：「他們（指創造社及其他）有意識地所要表現的時代性，我們真不能了解，但是他們在無意識中却把時代性表現出來了，什麼呢？便是這種無智識地淺薄地亂嚷時代性！」這話是有一部份真理的，至少我是相信。偉大底時代是來到目前了，獻給了所有的中國青年，但是想抓住他而表現出來，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要候着大天才大藝術家，也要候着我們的屠格涅夫呢！

一九二八，四月，五日早，于日本大岡山。

# 上花紅山

廢名

(無題之十七)

二

一見山——滿天紅。

「夥！」

喝這一聲采，真真要了她的櫻桃口，——平常人家都這樣叫，究竟不十分像。細竹的。但山還不是一脚就到哩。沒有風，花似動，——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

兩人是上到了一個綠坡。方寸之間變顏色：眼睛剛剛平過坡，花紅山出其不意。坡上站住，——乾脆跑下去好了，這樣綠冷落得難堪！紅只在姑娘眼睛裏紅，固然紅得好看，而叫姑娘站在坡上好看得是一坡綠呵，與花紅山——姑娘的眼色，何相干？請問坡下坐着的那一位賣雞蛋的痢癩婆子，她歇了她的籃子坐在那里眼巴巴的望。——她望那個穿紅袍的。

( 7 )  
穿紅袍的雙手指天畫地！

上花紅山

七

是呵，細竹姑娘，“as free as mountain winds”，揚起她的袖子。莫多嘴，下去了，——下去就下去！

怪哉，這時一對燕子飛過坡來，做了草的聲音，要姑娘回首一回首。

這個鳥兒真是飛來說綠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麥——

壠麥青青，兩雙眼睛管住牠的剪子筆逕斜。

痢癘婆子還是看穿紅袍的。

細竹偏了眼，——看痢癘婆子看她。

「賣雞蛋的。」兩人都不言而會。

賣雞蛋的禁不住姑娘這一認識似的，低頭抓頭。她的心裏實在是樂，抱頭然而說話，當

然不是說與誰聽——

「我的頭髮林裏是那有這麼癢！」

樂得兩位旁聽人相向而笑了。實在是一個好笑。抱頭者沒有搔頭，沒有看見這一個好笑。

起上了麥路，細竹哈哈的笑。



「她那那里是『頭髮林』？簡直是沙漠！」

琴子又笑她這句話。

「你看你看，她在那里屙屎。」

「真討厭！」

琴子打她一下，然而自己也回頭一看了，笑。

「有趣。」琴子不過拍一拍她的肩膀，她的頭髮又散到面前去了，拿手拂髮而說。接着

遠望麥林談——

「這個痢癩婆掃了我的興。記得有一回——現在想不起來爲了什麼忽然想到了，想到野外解溲覺得很是一個豪興……」

「算了罷，越說越沒有意思。我不曉得你成日的亂想些什麼，——我告訴你聽，有許多事，想着有趣，做起來都沒有什麼意思。」

細竹雖讓琴子往下說，但她不知聽了沒有？劈口一聲——

「姐姐！」

湊近姐姐的耳朵唧噥，笑得另是一個好法。

( 9 )

( 10 )

琴子又動手要打她一下——

「野話！」

擡起手來却替她趕了蜂子。一個黃蜂快要飛到細竹頭上。

姐姐聽了幾句什麼？麥壠還了麥壠——退到背後去了。

方其脫綠而出，有人說，好像一對蝙蝠（切不要只記得晚半天天上飛的那個顏色的東西！）突然收攏了那麼的大翅膀，各有各的腰身。

老兄鋪東頭一家茶鋪站出了一個女人。琴子心裏納罕茶鋪門口一棵大柳樹，樹下池塘生

春草。細竹問：

「你要不要喝茶？」

「歇一歇。」

兩 都是低聲，知道那女人一定是出來請他們歇住。

走進柳陰，彷彿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而且，四海八荒同一雲！世上唯有涼意了。——

當然，大樹不過一把傘，晝影爲地，日頭爭不入。

茶鋪的女人滿臉就是日頭。

「兩位姑娘，坐一坐？」

不及答，樹陰下躑躅起來了，湊在一塊兒。細竹略爲高一點，——只會讓姐姐瞻仰她！是毫不在意，眼光則斜過了一樹的葉子。

「進去坐。」

琴子對她這一說時，她倒確乎是正面而聽姐姐說，同時也納罕的說了一句——

「這地方靜得很，沒有什麼人。」

茶鋪女人已經猜出了，這一位大概小一些。

移身進去——泥磚砌的涼亭擺了桌子板凳，首先看見一個大牛字，倒寫着。實在比一眼見牛——得大。「尋牛」的招貼。琴子暗暗的從頭下念。念完了，還有「實貼老兒鋪」，也格外的新鮮字樣，——老兒鋪這個地方後來漸漸模糊下去了，「老兒鋪」三個字終其身明白着，爲什麼叫老兒鋪？又失聲的笑了，一方白紙是貼於一條紅箋之上，紅已與泥色不大分，仔細看來剩了這麼的兩句——

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細竹坐的是同一條板凳，懶懶的看那塘裏長出來的菖蒲，若有所失的掉頭一聲。

「你笑什麼？」

茶鋪女人已端了茶罐出來敬他們一碗——

「姑娘，喝一點我們這個粗茶。」

琴子唱個喏。

「兩位姑娘從那里來的？」

「史家莊。」

「噯呀，原來是史姑娘，——往那里去呢？」

「就是到你們花紅山來玩。」

說着都不由的問自己：「他們怎麼曉得我們？」琴子記起她頭上還是梳辮子的時候來過

花紅山一次。那女人一眼看史姑娘喝茶，連忙又出門向西而笑，喊她的「丫頭回來！」——

在那邊山上。

琴子拿眼睛去看樹，盤根如巨蛇，但覺得到那上面坐涼快。看樹其實是說水，沒有話能說。就在今年的一個晚上，其時天下雪，讀唐人絕句，讀到白居易的木蘭花，「從此時時春夢裏。應添一樹女郎花」，忽然憶得昨夜做了一夢，夢見老兒鋪的這一口塘！依然是欲言無

語，雖則明明的一塘春水綠。大概是她的意思與詩意不一樣，她是冬夜做的夢。

「你剛纔笑什麼？」

細竹又問姐姐。

琴子又笑，擡頭道：

「你看。」

細竹就把「尋牛」看了一遍。

「你笑什麼？——決不失言？」

她以為琴子笑白字，應該作「決不食言」

「你再往下看。」

「過路君子——哈哈。」

### 三

( 13 )

花紅山簡直沒有他們的座位。一棵樹也沒有，一塊石頭也沒有。琴子很想坐一坐。只有那兩山陰處，壁上，有一棵松樹。過去又都是松林。她站的位置高些，細竹在她的眼下，那

( 14 )

麼的蹲着看，好像小孩子捉到了一個蟲，——她很有做一個科學家的可能。琴子微笑道：「火燒眉毛！」

細竹一見了，然而沒有答。確乎對了花而看眉毛一看，實驗室裏對顯微鏡的模樣。慢慢的又站起身，伸腰——看到山下去了。

「你喜得沒有騎馬來——看你把馬拴到什麼地方。這個山上沒有草你的馬吃！」

她雖是望着山下而說，背琴子，琴子一個一個的字都聽見了，覺得這幾句話真說得好。說盡了花紅山的花，而且說盡了花紅山的葉子！

「不但我不讓我的馬來踏山的青，馬也決不到這個山上來開口。」

話沒有說，只是笑，——她真笑盡了花紅山。同時，那一棵松樹記住了她的馬！玩了半天，休憩於上不去的樹。以後，坐在家裏，常是爲這松蔭所遮，也永遠有一匹白馬，鶴那樣的白，最足惜者，松下草，打起小小的菌傘，一定是她所愛的東西，一山之上又不可以道里計，不與同世界，牠在那里——青青向樵人罷。

細竹掉過身來，踏上去，指上拿着一瓣花。兩人不能站到一個位置，儼然如隔水。

「坐一坐罷。」

說坐其轡還是蹲，黑髮高出於紅花，看姐姐，姐姐手插荷包。

「春女思。」

琴子也低眼看她，微笑而這一句。

「你這是那來的一句話？我不曉得。我只曉得有女懷春。」

「你總是亂七八糟的。」

「不是的，——我是一口把說出來了，這句話我總是照我自己的註解。」

「你的註解怎麼樣？」

「我總是按章取義，把春字當了這個春天，與秋天冬天相對，懷是所以懷抱之。」

只顧嘴裏說，指上的花瓣兒捻得不見了。

「你這倒很是一個豪興。」

琴子一望望到那邊山上去了，聽見是林風聲。無言望風采。細竹又站起來，道：

「要日頭陰了牠纔好，再走回去怕真有點熱。」

「我說打傘來你不肯。」

「我不喜歡那樣的傘，不好看。」

「一陣風——花落知多少？」琴子還是手插荷包說。

「這個花落什麼呢？沒有落地。」

細竹居然就低了頭又看一看花紅山的非樹的花。

「是呵——姑娘聰明得很。」

說着從荷包裏拿出了手來。她剛纔的話，是因為站在花當中，而且，今天一天，他們隨便一個意思都染了花的色彩，所以不知不覺的那麼問了一問，高興就在於問，並不真是想到花落。細竹的話又格外的使得她喜歡。

「這個花，如果落，不是落地，是飛上天。」

她也就看花而這麼說。立刻又記起綠的花紅山，她那一次來花紅山，是五月天氣，花紅山是綠的。

「細竹。目下我倒起了一個詩思。看你記不記得，這個山上我來過一次，同我的姨母一路，那時山上都是綠的，姨母告訴我花紅山映山紅開的時候很好看，但我總想不起這麼紅，今天不來——」

細竹搶着道：



( 17 )

「你不用說，今天你不來，君處綠山，寡人處紅山，兩個山上，風馬牛各不相及。」  
這一說把琴子的詩思笑跑了。

「跟你一路，真要笑死人，——不要笑，我真不知道那樣將作如何感想，倘若相隔是一天，昨天來見山紅，今天來見山綠，不留一點餘地。事實上紅花終於是青山，然而不讓我們那麼的記住，欣紅而又悅綠。」

花又從細竹的手上落了一瓣。同科學家這麼講，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哈哈，看官不要笑，這是執筆人的一句笑話，她悔之而不及，花一響仰首一面笑——

「噯呀！」

怕姐姐又來打她一下。此一摘無心而是用了力了。

於是兩人開步走。

走到一處，夥頤，映山紅圍了他們笑，擋住他們的脚。兩個古怪字樣衝上琴子的唇邊！  
下雨！大概是關於花上太陽之盛沒有動詞。不容思索之間未造成功而已忘記了。細竹道：

「這上面翻一個筋斗好玩。」

「我記起一篇文章，很有趣，一個小姑娘，另外一個放牛的孩子——兩人大概總是一塊

上花紅山

一七

( 18 )

兒放牛，一天那孩子不見那小姑娘他以為他得罪了她，丟了牛四處找她去。走到山上，滿山的映山紅——大概也同我們這個山上一樣，頭上也是太陽。孩子就在山上坐下，看花，那知一——就望見是她，——山凹裏的水泉旁邊。這一點描寫得很好。孩子自然喜歡得很，道，「那不是我的——？」怒我記不得姑娘的名字。」

同時一笑。

「『她在那里洗澡哩，像一個鸞鷲。他就喊她，問她為什麼丟了牛一個人跑到這裏來玩呢？以下都寫得好，通篇本來是孩子的獨白，叙出小姑娘——湖邊大概有一株棕櫚樹，小姑娘連忙撇牠一葉，坐在草上，蒙起臉來。你想，棕櫚樹的葉子，遮了臉，多美。最後好像是這一句：『你看你看她把眼閉着迷迷的笑哩。』我想我們中國很難找這樣的文章。』」

「你又沒有到北京，怎麼曉得咱們？」

「琴子益發的想到題外去了——」

「我見過北方的駱駝。」

她有一回在自己莊上河邊樹下見一人牽駱駝過河。

快要到家的時候，琴子忽然想起他們今天看的也就是杜鵑花，他們只是看花，同桃花一

樣的看了。何以從來的人是另眼相看？這麼一想，花紅山似乎換了顏色，從來的詩思做了太陽照杜鵑花。——花紅山是在那里夕陽西下了。

上  
花  
紅  
山

一九

「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是國家興盛的靈魂，各種進展的有生命的淵泉。

真真領導我們向前進步的，還只有科學的發明和應用！」這部

# 科學的改造世界

便是對於使世界改造  
的各種重要發明和規  
造，加以詳細的敘述

作者的目的是：

- 一，使一般人了解帝國主義者屢次慘殺我同胞所用的是什麼武器。
- 二，現代交通的利器怎樣使人們互相接觸得容易怎樣促進文化。
- 三，現代科學怎樣激發人智。
- 四，使讀者感覺科學的必要，感到科學是人類共用共進的武器，尤其是處在重重壓迫之下的我們不可不急起直進！！

作者用講述故事的方法來敘述，趣味濃厚，引人入勝，凡要求真知者，希望了解，世界之奇觀者，尤其是熱望民族解放者，都不可不讀此書。

李元著，實價六角。

# 「新的」

欽文

——山音之一——

——若有其事之不知其幾——

「所謂「新的」，就是「不是舊的」，這沒有問題；」他想，「但是，是「新的」什麼呢？「新的人」吧？不行，「新的」雖然是新的，可是「人」這觀念早就有，自從茹毛飲血起，這種圓顛方趾兩脚兩手的都叫做「人」，早就是個「舊」觀念。那怕重復地形容，說是「新新的人」，「新的新的人」或者「新新的新新的人」，即使把所有印刷局裏底鉛字都排在一起來形容，即使把所有的鉛都拿來添鑄「新」字，總脫不掉「人」這舊觀念，脫不掉舊觀念當然不是完全「新」的了，所以不行。是「新的文學家」吧？也不行，「人」底所謂「文學家」，當然是「人」的「文學家」；「文學家」既然是「人」，當然也脫不掉「舊」，當然也不是完全「新」的了。況且，即使說是「狗」的「文學家」，「狗」也是個舊觀念，也脫不掉「舊」，也不是完全「新」的了。所以也不行。是「第九階級的新的革命文學家」吧？同樣不行，「人」底所謂「第九階級的新的革命文學家」當然是「人」的「第九階級的

( 21 )

「新的」

二二

( 22 )

新的革命文學家」，總還是「舊」觀念的「人」，即使說是「第N階級的新的革命文學家」，也還是「舊」觀念的「人」，所以同樣不行。

「可是有了，騙人之道本很多，更其是騙一般……剛才只都是呆想，只要只說是「新的」，不就可以含混過去了？雖然難免被明白的人看穿，但也無法，反正只好這樣，除非不幹。反正只好這樣幹一下，既想憑空圖人之利，又不願用點實際功夫。反正只要騙過了一般……就可以，如果被人看穿了，再來瞎說一場，打個混戰也不晚。沒有法子，無可磋商，不妨就這樣。雖然有點冒險，總比去實際工作不危險點。避難求易，避重求輕，這樣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了。

「那末，這「新的」怎麼產生呢？說是從那裏來的呢？說是「從半天裏掉下來的」吧？不行，這未免太浪漫了，雖然只須騙騙一般……但現在的一般……究竟也不是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了。說是「從石子縫裏跳出來的」吧？不對。這像是「孫行者」了，也太浪漫，已經有人用過的，於絕對的「新」總不對，至少是要減殺「新」底色彩的。說是「出於無有」吧？「無有」也早經老莊說厭，當然也不對。

「阿阿，絕對的「新的」是，固然不能說是由父母產生，——由父母產生，即使出世

以後不吃人乳，但在母腹中總已受了「舊」的母親底影響了。說是由什麼變化成功的也不對，也總脫不了「舊」的關係。

「可是也有了，只要不說，不說來由，混略過去，反正只須騙騙……」

「那末，「新的」是怎樣的呢？是方的還是圓的？是尖的還是圓的？是紅的還是白的呢？——這也沒有問題，照例不說就是了。」

「那末，「新的」底言行是怎樣的呢？這總不能不說了，如果不說，不是等於不提，白費了許多心思了麼？不能不說的，自然不能不說了。」

於是他憑着他底人格，用着他底體力，計劃他底計劃，繼續想：

「第一，「新的」是樂觀的，所碰到的都是快樂的事，所聞見的都是使人樂觀的，——這自然有兩方面：1，不到黑暗的地方去，不向黑暗看，或去戴上一面眼鏡，戴了這眼鏡就會只見光明，不見黑暗了；2，一聽到不悅耳的聲音就把耳朵捫住，一看到不悅目的事物就把眼睛閉攏；或者把不悅耳的當作悅耳的聽，把不悅目的當作悅目的看。所以，「新的」所寫出來的無論什麼，都是愉快的，成功的，勝利的，大團圓的。這一方面可以說是「新」，另一方面恰好迎合了看慣了中狀元拜堂的陳腐小說的底心理，實在是一舉兩得的呀！」

「其次，「新的」是積極的。可是積極很辛苦，但也無妨，不妨活動地說，既然揭了「新」這旗幟，只須積極於自己底方便，對於別方，即使積極於消極也何妨？譬如，真地積極建設一種新事物確是辛苦的，但如積極於消極，只說別人底，「這也不是新的，」「那也不是新的，」那就容易了。

「再其次，「新的」是革命的。但是真正的革命談何容易呢？可是也無妨；革命的觀念本各不同：A黨有A黨底見解，B黨有B黨底見解，正因如此，不難從中圖個方便。既已揭了「新」這旗幟，只須把不利於己的一概否認，說牠個「不革命」。既然是相對着的，對方算作了「不革命」，這方當然，不妨，總可以，不難算作「革命」的了。反正只須騙騙一般……

「爲着方便，「新的」底言行不妨，總得，也只好這樣，就是：如果看見了馬，就說牠沒有角是缺點；如果看見了狗，就說牠沒有翅膀是缺點，如果看見了貓，就說牠不會游水是缺點；如果聽見了唧唧的鳥底叫聲，就說牠不會嗚咪嗚咪地叫是缺點。所以「新的」常常朝着天空歎說「沒有魚，沒有水草！」又常常朝着水面歎說「沒有狼，也沒有飛鷹！」可是並不悲觀，因爲已經假定，「新的」是樂觀的，所以仍然算作樂觀。



「這樣，或者以爲有點自欺欺人，但這也無法，也無妨；或者以爲不啻「掩耳盜鈴」，但這也無妨，也無法。反正，只得幹的只得幹，不妨幹的不妨幹；反正，想費力少而收效大的，總得有點冒險性。反正，這種冒險，總比去實際工作安全得多了，也舒適得多了。反正，只須騙騙一般……」

於是，我們底「他」就認爲計劃完成，於是做起文章揭起旗幟來，於是出「月刊」，於是把不肯犧牲信用任憑出「代表集」的都算作「不革命」。

或者以爲這裏底「模特兒」就是錢杏邨，——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看了這稿子就說我在譏刺錢杏邨，怕像他的青年還有，所以這樣說；——我却不能承認，因爲：一，我如今不會親眼見過錢杏邨其人，未知其形狀怎樣，色彩怎樣；二，錢杏邨決不是「新」的了，固然據說已照「舊」人地「病」將起來，而且已經看了認爲「舊」的我底幻象的殘象，當然已經受了我底「舊」的影響，這在別人或者無妨，但在錢杏邨，如果還要說是「新」的，總得先自打個嘴巴了。其實這種「三毛五」一類的人本很多，錢杏邨或者也有點這樣就是了。

附記於香客散到民間去後的湖畔。

# 哈爾次山旅行記

海涅著 馮至譯

實價四角

作者是德國十九世紀的大詩人歌德的後繼，浪漫派的殿軍。本書是他生平傑作之一。名震一時。觀察深刻。寄託遙遠。文情悲壯。筆鋒犀利。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由猿羣到共和國

丘淺次郎著 馬庭英譯

實價五角

科學與人生觀這個問題，曾在中國論壇激起熱鬧的鬥爭，而終于未有結果。我們現在謹敬致獻這本「由猿羣到共和國」于國人之前，請大家來看科學到底能不能解決人生觀這個問題。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隨感錄

## 一二三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魯迅

英勇的刊物是層出不窮，「文藝的分野」上的確熱鬧起來了。日報廣告上的「戰線」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戰士。承蒙一個朋友寄給我三本，纔得看見了一點鎗煙，並且明白弱水做的「談中國現在的文學界」裏的有一粒彈子，是瞄準着我的。爲什麼呢？因爲先是「醉眼中的朦朧」做錯了。據說錯處有三：一是態度，二是氣量，三是年紀。複述易于失真，還是將這粒子彈移置在下面罷：——

「魯迅那篇，不敬得很，態度太不興了。我們從他先後的論戰上看來，不能不說他的量氣太窄了。最先（據所知）他和西澤戰，繼和長虹戰，我們一方面覺得正直是在他這面，一方面又覺得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現在又和創造社戰，辭鋒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這面。是的，仿吾和初黎兩人對他的批評是可以有反駁的地方，但這應莊嚴出之，因爲他們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冷嘲熱刺，只有對於冥頑不靈者爲必要，因爲是不可理喻。對於熱烈猛進的絕對不合用這種態度。他那種態度，雖然在他自己亦許覺得

( 27 )

罵得痛快，但那種口吻，適足表出『老頭子』的確不行吧了。好吧，這事本該是沒有勉強的必要和可能，讓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們不禁想起了五四時的林琴南先生了！』

這一段雖然並不涉及是非，只在態度，量氣，口吻上，斷定這『老頭子的確不行』，從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殺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却很像第三者從旁的批評。從我看來，『尖酸刻薄』之處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會有『老頭子』氣的，這恐怕因為我『冥頑不靈』，不得已而用之的罷，或者便是自己不覺得。不過我要指摘，這位隱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實是創造社那一面的。我並非說，這些戰士，大概是創造社裏常見他的腳踪，或在藝術大學裏兼有一隻飯碗，不過指明他們是相同的氣類。因此，所謂『戰線』，也仍不過是創造社的戰線。所以我和西澧長虹戰，他雖然看見正直，却一聲不響，今和創造社戰，便只看見尖酸，忽然顯戰士身而出現了。其實所斷定的先兩回的我的『正直』，也還是死了已經兩千多年了的老頭子老聃先師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我並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澧也知道這種戰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讚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

即使真以為先兩回是正直在我這面的罷，也還是因為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們同系，同社，同派，同流……。從他們那一面看來，事情可就兩樣了。我『和西澧戰』了以後，現代

系的唐有壬曾說語絲的言論，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和長虹戰」了以後，狂飈派的常燕生曾說狂飈的停版，也許因為我的陰謀。但除了我們兩方以外，恐怕不大人注意或記得了罷。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過去的。

這次對於創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莊嚴」；即使在我以為是直道而行，他們也仍可認為「尖酸刻薄」。於是「論戰」便變成「態度戰」，「量氣戰」，「年齡戰」了。但成仿吾輩的對我的「態度」，戰士們雖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這位批評家于吶喊出版時，即加以譏刺道：「這回由令弟編了出來，真是好看得多了。」這傳統直到五年之後，再見于馮乃超的論文，說是「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我的主張如何且不論，即使相同，何以說話相同便是「無聊賴地」？莫非一有「弟弟」，必須反對，一個講革命，一個即該講保皇，一個學地理，一個就得學天文麼？還有，我合印一年的雜感為華蓋集，另印先前所鈔的小說史料為小說舊聞鈔，是並不相干的。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編排道：「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這使李初黎很高興，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裏，還樂得不可開交道，「他（成仿吾）這段文章，比『趣味文學』還更有趣些。」但是還不夠，他們

( 30 )

因為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因為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還要加注道：「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而這一個錯處，還給「戰線」上的弱水先生作為「的確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對於創造社，還不至于用了他們的籍貫，家族，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裏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度」問題來了，「量冰」問題也來了。連戰士也以為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為「卑汗」的託爾斯泰，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臣魯迅誠恐惶恐謹呈革命的『印斯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纔不至于「的確不行」麼？

至于我是「老頭子」，却的確是我的不行。「和長虹戰」的時候，他也曾指出我這一條大錯處，此外還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確生過病。這回弱水這一位「小頭子」對於這一節沒有話說，可見有些青年究竟還懷着純朴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將「冷嘲熱刺」的用途，也瓜分開來，給「熱烈猛進的」製定了優待條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經不屬於那一類，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時沒有真上戰線去，受過創傷，倘使身上有了殘疾，那就又添一件話柄，現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這是「不革命」的好處，應該感謝自己的。

其實這回的不行，還只是我不行，無關年紀的。託爾斯泰，克羅頗特庚，馬克斯，雖然言行有「卑污」與否之分，但畢竟都苦鬥了一生，我看看他們的照相，全有大鬍子。因為我一個而抹殺一切「老頭子」，大約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國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別，不行的多。少年尙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確乎應該想起來的，他後來真是暮年景象，因為反對白話，不能論戰，便從橫道兒來做一篇影射小說，使一個武人痛打改革者，——說得「美麗」一點，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藝」了。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爲人生的藝術，都諱言黑暗，捧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個證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關鍵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這一階級將被「奧服赫變」，及早變計，于是歸根結蒂，分明現出Positivists本相了。但我以爲「老頭子」如此，是不足慮的。他總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將爲將來柱石的青年，還像他的東拉西扯。

又來說話，量氣又太小了，再說下去，就要更小，「正直」豈但「不一定」在這一面呢，還要一定不在這一面。而且所說的又都是自己的事，並非「大貧」的民衆……。但是，

( 32 )

即使所講的只是個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見個人，有些人却也看見背景或環境。例如「魯迅在廣東」這一本書，今年戰士們忽以為編者和被編者希圖不朽，于是看得「煩躁」，也給了一點對於「冥頑不靈」的冷嘲。我却以為這「偏于唯心論了，無所謂不朽，不朽又幹嗎，這是現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會有這一本書，其實不過是要黑字印在白紙上，訂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罷了。無論是怎樣泡製法，所謂「魯迅」也者，往往不過是充當了一種的材料。這種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的創造社也在所不免的。託羅茲基雖然已經「沒落」，但他曾說，不含利害關係的文章，常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裏。我以為他這話却還是對的。

(四月二十日。)

## 一一四 避雷針

## 湘樓

「男子和女子接近，同觸電一樣。」我常常聽到朋友這樣說，并且認為很有趣。但我看到男女雙方的電相接觸時，往往引起社會雷一般的響聲，着實使我擔憂。現在從各方面觀察起來，才知道是我們不設避雷針的緣故。在現社會裏，男子要和女子平安地接近，實在非設避雷針不可。避雷針是甚麼呢？



(一)鬚鬚 我常常看見有鬚鬚的人，可以隨便和女子接近，談笑，一點也不用顧忌；社會非但沒有非難，並且很放心他，認為極應該似的。然而我又看見一般青年，常常把自己的鬚鬚暗暗拔去，以表示他常青不老，這實在是自殺政策。青年們，我們應該覺悟了，趕快把自己的鬚鬚留長來，來平安地接受女子的電流！

(二)黃臉婆 你如果已經討了個黃臉婆，那你便是有婦之夫，就有和女子接近的資格，社會就不會懷疑你，你儘可在女子中間為所欲為；如果弄得好，再討個得意的小老婆，人家還會誇讚你的本領高。但是，如果你沒有討黃臉婆，不但不能進女校去做教員，就是在男校裏教書，也因常和女教員接近，要發生打破飯碗的危險！

因此，我勸渴想着和女性接近的青年們，趕緊設避雷針，就是有錢的趕緊討黃臉婆，無錢的趕緊留鬚鬚。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於鄞奉船上。

一二二五 花盆捧到辦公室裏來了  
君 望

『婦女解放！婦女解放！』  
『婦女的本身究竟解放了沒有？』

( 4 )

國民革命以來，婦女的地位似乎解放些了，可惜婦女本身，仍不外乎是一種裝飾品，因此所謂解放，也不過是把裝飾的地位擴大了一些！

因為本身沒有解放，女子到現在還不過是一盆供人玩賞的花，所差者便是從前這一盆一盆的花，都悶鎖深閨，專供一人的玩賞，現在有幾盆已經被捧到各機關的辦公室裏來了，一則藉資點綴；二則以備男子們工作得疲倦時，聊以解悶！

咳！幾年來的婦女運動的成績，總算把深閨裏的花盆捧到辦公室裏來了！

一九二八，四，七于中山公園。

## 一二六 空的世界和世界的空

A D

佛家求世界的真，是空；我求真的世界，也是空。所以佛家的世界觀是「世界的空」，我的是一「空的世界」。

求空而得空，是成功的愉悅；求真而得空，是幻滅的悲哀。

觀空得空，所以佛家積極的求來世之福而輕視現世；我則求真得空，所以消極的享現世之樂而遊戲人生。——此我之所以異於佛家者也，

眞的世界既是空，則一切原都是虛幻。只要能在虛幻中滿足也就夠了，固不必定求其眞，因眞亦空也。

前提既定，一切事都可如此行之。茲先以女子——不，戀愛爲例：

眞的戀愛也是空，那麼眞的和假的都是一樣。只要能滿足，能安慰，固不必斤斤於眞和僞，來日可以不問，騙我，不忠於我，都可不問，只要目前能滿足！目前既滿足，其餘固無足顧。

滿足，酣醉於目前的幻像，就是「空的世界」觀的我的所謂爲「人生的意義！」

佛家是傻子，放棄了現世自我的滿足而求飄渺的未來之福；蠕動的衆生是傻子，疲於求不可求得的眞。

——呵，我寫完了。或許僅是拾前人的唾餘。然而自己的發現總是寶貴的，所以錄下來。——唉！還是費了二十多塊錢，十餘天時光，不少的精力所換得的代價呢！（註，我爲此，特離了家庭，獨居着所思索而得）

( 35 )

## 一二七 祈禱

A  
D

( 36 )

我向我司命之神祈禱：

——獻呈我「司命之神」——

「上帝，我司命之神，

求您放棄了您的仁慈吧！

幸福的歡好，

祇賸得慘淡的惜悼；

哀怨的瘡傷，

僅餘了痛心的悔懊。

生命，我孤獨的生命，

於我只成了影泡。

更何必多相擾？

x

(x

x

x

x

死，至愛的，

我將捨棄這厭倦了的人生，

永息在無擾的懷抱！」

## 一二八 三寸金蓮與白璧德的高足 魚 常

幾百年，或幾十年以前，文人雅士對『們』身上最消魂的是什麼呢？由上而下的說，第一，當然是水汪汪的『騷眼兒』咯；其次，便是『新剝雞頭肉』；再其次，當然是『私處』咯；再其次呢，便是扭扭捏捏的三寸金蓮！

當時一般文人雅士對於三寸金蓮的傾慕與迷戀，我們在兩部小說裏可以看見的，——綠野仙踪和品花寶鑑。在這兩部小說裏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肉麻的句子：——

『小金蓮握在手內，我亦嗚呼。』——『虧你不知怎麼下功夫包裹，才能到這追人魂，要人命的地步！』——『又將蕙娘的鞋兒脫下一隻，把酒杯放在裏面，連吃了三盃。』——『……被紅香前按住，脫了她一隻鞋下來，……不料紅雪把鞋接了過去，正要裝酒……』

這些肉麻的句子，今日我們看來，當然要肉麻到連皮肉之外的毫毛也顫抖的，然在當時却娓娓談來，津津有味！在這二書同時代出世的傑作——紅樓夢中，我們却就找不到這種肉麻的句子了！以我衰弱的記憶力想來紅樓夢的作者對於紅樓夢的女主人，林黛玉外貌的描繪，

( 37 )

也祇說到她是『芙蓉其面』，『楊柳其腰』等等，却並沒有說到她的金蓮如何瘦小，如何美麗；而說到賈寶玉呢，也祇說他如何喜歡吃女人們嘴唇上的臙脂等等，却並沒有說到他握著哪個女人的『蓮鈎』而消魂的事情。由此可見曹雪芹就和當時一般的文人不同，他對於這纖纖的『蓮鈎』，並沒有迷戀或膜拜。和曹雪芹同時代的大詩人袁枚呢，他對於這瘦不盈握的金蓮的意見，就和曹雪芹相仿，或更露骨些。他曾說：『女人的美麗，全在面貌的姣豔，和身段的婀娜，脚的大小是無關的，』（原文不憶，大意如此。）他們的意見和當時一般的不同，所以他們在當時是『名教罪人，』是『一無足取』的叛徒！

在文藝上，我們也可以看見許多扭扭捏捏的三寸金蓮，那就是匍伏於古典的傳統的格律下的作品：詩，必有『平平仄仄平』的格調，或是『A B A B, C D C D』的整齊的韻脚；戲劇呢，必是合乎『三一律』的；散文呢，必是起承轉合的『今夫』『且夫』……。這些三寸金蓮不僅在外貌上有種種的格律，在內容，也是呆板的，因襲的，形式的，一毫生氣和活力也沒有。這種種的束縛，正如一條條的臭脚帶。然一般的文人雅士却正是傾倒，迷戀於這一條條臭脚帶圍繞中的金蓮！

在這個狂熱的對於三寸金蓮迷戀，膜拜的氛圍中，來了一個狂妄的叛徒：在政治上，他

既把民約論交給當時的被壓迫階級，煽動這些被壓迫者起來，釀成了空前的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這已夠使保守者，王黨嫉視了！）在文藝上呢，他又把所有思想上的束縛，以及種種因襲的格律，——一條條臭腳帶撕毀，把還復自然的美麗的『六寸圓膚』——新愛洛易斯，懺悔錄等——表露出來，使大家能於扭扭捏捏的三寸金蓮之外，看到健全的，美麗的『六寸圓膚』。於是這個天足運動——浪漫的與寫實的運動——開始了！然而這個，對於一般的文人雅士的損失是如何呢？呀！於是終這個叛徒的一生只有譏罵，壓迫而饑餓了！這原是活該！這叛徒是誰？『盧騷！』

在中國，文藝上，思想上的天足運動是始於『五四』，主持者有陳仲甫，胡適之，周作人諸人。然不幸得很，陳仲甫既熱心於『赤化』，而身囚於莫斯科（？）；胡適之之復攸遊於『國故之國』……。戰士既去，反動乃起，於是白璧德的高足也回來推波助瀾：他似乎要繼那位『一手奠定中國詩壇的基石』的詩哲之後，一手奠定文學批評界的偶像的基石；他要繼續膜拜，迷戀一條條臭腳帶包裹中的三寸金蓮的狂熱，於是開始攻擊這思想上，文藝上天足運動的創始者，盧騷。而贊助，努力於中國的文藝的天足運動的也起來與這位白璧德的高足打架。但我却要奉勸與這位教授打架的人，不必作此『徒勞無功』的工作。因為我們既沒

( 40 )

有如『基督將軍』的武力，可以在陝甘豫等處，設立『放足處』，令人民把扭扭捏捏的三寸金蓮解放，只憑著支秃筆，是沒有什麼効力的。反過來說，『指揮刀』雖然可以指揮『文人』，但『指揮刀』究不能把『所有』文人『完全』指揮，在狂熱的對於三寸金蓮膜拜迷戀的氛圍中，總有幾個像袁枚盧騷這樣的叛徒的，所以我們也無須擔心。所以，讓他們去吧，讓他們去跟著綠野仙踪品花寶鑑或白璧德去膜拜，迷戀一條條臭腳帶包裹中的三寸金蓮吧。我們既不能使一般民衆放棄了褪下褲子，在青天大老爺脚下吃竹板的憬憧；我們又何必定要使一般文人雅士對於三寸金蓮膜拜，迷戀的狂熱低退呢，我們使既容忍民衆的憬憧，而對於文人的狂熱却加以攻擊，難怪文人雅士要嗚不平了！天下儘多逐臭，嗜茄之輩，你瞅，現在所謂『忠實同志』的通電，不仍是『天禍中華』一類的駢四儷六嗎？吁！

十七，四，八，於海濱的故鄉。



# 通 信

## 給各縣人

S F

各縣人：

你們的貴縣，這幾年來，不知究竟怎樣？我們的HN縣呢，說來實在有些奇妙了。我現在且告訴給你們一二罷。不知你們的貴縣究竟是否也是這樣？

我們的HN縣，算來是一個廣東界內的地方。你們大概總還記得。當四五年前，正是陳炯明的軍隊駐紮東江一帶的時候，我們貴縣人，開口閉口總是「陳老總」「林指揮」，有時候談起廣州的孫中山，就擺出嗤笑的面孔來，似乎是在說：『那孫大炮不久就會逃到南洋去了。』說也奇怪，蔣介石的黨軍打到我們的貴縣，忽然變出許多三民主義的信徒來了。有幾位我認識的朋友——似乎是朋友，不知怎樣一變，竟由陳老總林指揮帳幕中跳鑽進縣黨部來，開口閉口「革命」「革命」「先總理」「蔣校長」，有時且鑽在巡行隊中高呼三民主義萬歲的口號了。到了黨軍統一廣東以後，「革命化」的現象，真是鬧得像煞有介事，大小街巷和大小學堂裏，滿壁都張貼「打倒……」「……萬歲」的標語。某校的教員且擬呈請校長

( 41 )

「勒令」全體員生概須入黨，違者革退；聽說當時有個不懂世故的教員，起來問了一句，可是大衆的聲浪十分厲害：「當然國民黨！」「黨治之下莫非黨員！」「青天白日之下何一而非黨員！」那個不懂世故的教員，只得噤若寒蟬，那裏還敢再提信仰自由的質問？因爲當時的「革命邏輯」非常普遍，你敢向革命的人說一句辯爭嗎，你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反革命」。可是春夏之交，天氣一夜變了，清黨軍來了，大家趕忙做忠實黨員，大小街巷和大小學堂張貼的標語，也一夜變了。可憐「世故學」幼稚的青年，看見當時「革命化」的空氣那樣緊張，以爲中國真是革命了，拚命的高叫「打倒……」；誰知天氣一夜變了，老滑頭都已換了衣服，他們還在那裏高叫「打倒……」。於是他們打倒的對象——忍氣已經一年的土豪劣紳爬起來了，加你們一個罪名「共產」「赤化」，可憐的「世故學」幼稚的青年，一個一個地被人捉去把黑色補丸毒死了！

人們似乎是喜歡報仇的動物——至少是我們的貴縣人如此。每逢戰事完畢，就有許多告發仇家「匿鎗罪」的把戲。在袁世凱解散民黨的時代，人們要陷害仇家，就可告發他是「亂黨」。以後呢，人們俟機報仇的花樣，日多一日了：陳炯明治粵時代，要陷害仇家，就可指爲「通敵」或「藏私土」；黨軍克復東江以後，有舊仇的就指爲「陳逆餘孽」；黨軍統一廣東

時代，凡與自己有嫌怨的，都可呼爲「反革命」？現在呢，要害仇家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要殺讀過新書的青年，指他爲「共產黨」，星夜可以捉來槍斃，死了還不足，還要累及他的家人，還要受盡許多百姓們的唾罵，說他「恐怕真是共產」！

說來也很好笑，有個姓陳的秀才，是專營賭博業的，當黨軍克復東江之後，有人（他的同業者）打電到政府去告他爲「陳逆餘孽」，好在他財勢兩橫，罪名被他擺脫了；過了半年，「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非常興盛，於是又有人打電到政府去告他爲「天下第一號的土豪劣紳」，好在他財勢兩橫，罪名又被他擺脫了；可是到了清黨的時候，竟有人告他爲「共產黨」，他就不耐煩了，因爲他對於前兩種罪名，心裏是很承認的，獨是對於「共產」一名，他氣得又苦笑又痛心，以爲這是上污周孔，下戾子孫，所以他竟做了一篇駢儷的傳單來辯誣，辨明他原是豪劣，並非那「無父無君」的共黨啊。還有一個姓張的校長，因爲許多做「校長夢」的先生們要想把他的校長位置奪來，也是最先告他爲「陳逆餘孽」以後依次告以「土豪劣紳」「共產黨」等罪，好在最後有個帶兵的朱先生稱他爲「忠實黨員」，才得免罪。像這樣一年間一個人竟會三變四變，甚矣乎HN縣人之善變也。

講到讀書，HN縣人也非常善變，當辛亥之前，人們還希望再有科舉考試，所以子曰館

( 44 )

的生意仍舊非常興盛；辛亥以後，人們以為真是革命已成功了，小學堂的學生，忽大增特增；到了袁皇帝時代，學堂又衰，子曰館的生意又盛；到陳炯明回粵，限畢業資格用人，學堂才再興盛，但是不久又漸漸衰下去；到了黨軍東征，學堂又有中興之象。現在呢，情勢又變了，政府講清黨，防赤化，父兄恐子弟讀了新書變「共產」；今春城外槍斃了許多人類，人們都說是一「殺共產」，又說「入了學堂要變共產」所以今年子曰館的生意，叫怪熱鬧，可是學堂的生意就倒霉了。

黨軍東征之後，各界的傳單和宣傳文字，都是用白話做的，所以各學校白話文極盛一時，並且打倒了好幾個古文教員。可是現在的情勢變了，許多古文教員都向學生宣傳南京的革命政府都用古文做文告；所以去年冬節有一個中學校的傳單，也用「幼學故事瓊林式」的駢文來做了，他們根據的理由是提倡白話文的蔡先生都在讀四六體的蔣宋結婚證書「蓋聞二南啟化關雎自佐治之功五世其昌懿鳳協來嬪之媿」了。好一個識時務的古文教員！

本來想寫出三兩百字，不覺拉得太長了。現在再談幾項瑣碎的就停筆罷。(一)HN縣的學生，自前清到民國十五年都是不怕官府的，自去年春間以來就不同了，動不動就有軍隊來圍學生。今年春間，有一個學校，因為學生逆了校長的意旨，這位校長就叫人帶兵來圍捉

學生，說他們是共黨，像這樣的張鬚先生治下的北京的辦法，也居然移到這裏來了。(二) 每年到了孔子誕日，還有許多學校張盛筵，放爆竹，懸燈綵，大慶祝一場，這大概是尊慕他的忠君尊王等學說的緣故，或是覺得素來如此慶祝先聖先師，而今何可改變？(三) 人們喜歡看殺人，每逢城外「人殺人」，就有盈千數百的同類前往鑑賞。(四) 舊派人喜歡造謠誣蔑新派人——如某女學生和其兄通姦某新人物盜其嫂之類。(五) 舊女子喜歡欺壓同性，尤其是反對女子解放和穿時裝剪髮行新禮。(六) 舊派人尤其是舊派的上流階級，他們對於民衆有無衫着(衣)，有無飯吃(食)，有無好屋住(住)，有無好路行(行)，有無怨女曠夫(性)，這等事是他們不管的，他們總是喜歡干涉人們的衫褲和頭髮的長短，原來也不怪得，因為這是歷來的政府傳下來的遺法啊。(七) 鄉下人到今還希望「真命天子」出現，這大概是數千年歷史過程中傳下來的一種印象罷。(八) 鄉下人都有一種「末朝」的恐怖，「末朝」云者，是說「朝代變更時，將有一番重大的慘殺，殺至十室九空，爭飯吃的人少了，天下才有太平」，這大概也是數千年歷史過程中傳下來的一種印象罷。

好了，不再寫了。各縣人！你們貴縣人——貴縣的中國人——也是像這個樣子嗎？

一七，三，二九，S F 於 H N 縣。